

吴祖光论剧



吴祖光肖像

一九八二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吳祖光論劇

中國戲劇出版社

吴祖光论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字数270,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 $\frac{1}{4}$ 插页2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65

定价: 1.50元

内 容 说 明

本集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四十年里写下的与戏剧有关的文章七十余篇。其中有关于戏曲改革的见解,有创作心得,有演剧生活的追忆,有剧坛掌故,有对国民党反动文化政策的抗议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记载着作者留连剧坛的踪迹,从事创作的甘苦,对文苑盛衰的评说。作者以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广博的戏剧知识和优美的文笔,使得文章文情并茂,大部分文章可以作为优秀的散文欣赏。

责任编辑:许国荣 张 洁

目 次

《正气歌》跋·····	1
记《风雪夜归人》·····	3
《牛郎织女》序·····	13
鼠祟·····	16
再记《风雪夜归人》·····	18
后台朋友·····	21
剧人不穷·····	32
新年私愿·····	35
《林冲夜奔》序·····	37
《少年游》序·····	39
永不相忘·····	41
谈谈戏剧检查·····	45
文化事业·····	48
雨窗小记·····	50
旧戏新感·····	52
《捉鬼传》后记·····	56
《嫦娥奔月》后记·····	59

祝颂萧长华·····	63
青年盖叫天·····	65
新风霞与新评剧·····	70
爱国艺人常香玉·····	76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	83
北京的傀儡戏——耍苟利子·····	87
卓越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90
可爱的观众 可爱的演员 可爱的剧场·····	97
感谢《钢铁运输兵》的演出·····	104
《法西斯细菌》的现实意义·····	112
试论《玉堂春》·····	115
和孩子们在一起看戏·····	123
谈谈戏曲改革的几个实际问题·····	129
梅兰芳先生的艺术青春长在·····	141
中国的《钦差大臣》·····	148
三百年来旧查楼·····	152
六月的北京舞台·····	160
谈谈京剧的欣赏问题·····	173
对京剧《三座山》的一些想法·····	182
洛阳的牡丹·····	188
为豫剧《穆桂英挂帅》喝彩·····	194
有这样一个剧团·····	204
看《上海屋檐下》·····	211
将军失手掉了枪·····	215
闻鼙鼓而思将帅·····	218
川剧的光辉·····	223

论京剧不能适用立体布景和表现现代生活·····	226
作家和战士·····	239
《洞箫横吹》和赵青拜师·····	245
《杀子报》这样的戏·····	247
吴祖光谈后台·····	251
两千年前的恋爱传奇·····	255
《三打陶三春》后记·····	266
关于戏曲的技术性、娱乐性和剧种分工·····	268
《红娘子》跋·····	283
“座中泣下谁最多”? ·····	286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292
“巧妇能为无米炊”·····	304
看《四进士》演出·····	312
“天下何人不识君”·····	313
《闯江湖》后记·····	317
祝贺《玩灯人的婚礼》演出成功·····	324
正气凛然的《吉鸿昌》·····	327
不要仗势欺人·····	330
看《海瑞罢官》·····	336
“捷报飞来当纸钱”·····	338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342
绝唱·····	349
读话剧新作琐谈·····	352
《新凤霞回忆录》后记·····	357
法国、意大利戏剧见闻·····	363
戏剧化丹青·····	371

京剧奇葩	375
为孩子们多写点小歌舞剧	378
编后记	编者 382

《正 气 歌》跋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在重庆开始写这剧本；到一九四〇年夏天在江安写完；从头到尾用了将近两年的工夫，说是两年，辍笔的时间却至少占了十分之七八。

对过去的事情我一向不愿多说。《正气歌》的写作自然亦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么还提它做什么呢？

然而我现在却又浪费笔墨，要在这纸上写上几行黑字。

因为这两年的时光，给了我多少崭新的经验啊！家国之思，朋友的爱，改变了我已经二十一年的平静生活。在这大动乱的际遇里，我发现了一条新路。所谓新路者，只是指的新的方向。我的对生活的观念却没有变；从前我认为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相信将来仍是如此。这观念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字就是“爱”。

世界是因了爱而存在的啊！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摧人肺腑的情怀；哪一桩不是为了“爱”呢；为了“爱”，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甚至自己的生命。

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我找到了文天祥。

文天祥所有的是最伟大的纯正的爱，他感动了我。虽然我也许会歪曲了史实，也许会降低了他的格调。虽然我知道我这支笔根本描不出他万分之一的伟大。然而文天祥的不死的精神叫我抛去了以上的一切顾虑，开始为他作传。两年之后，终于

成。

剧本写成了，两年来战战栗栗的心情总算得到了一个结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重看一遍之后，我觉出了其中哪些是被我写得失去了神采，哪些是糟到不可救药……我的父亲曾经写信来责备我好几点，朋友们也对我说哪里还得修改，但是我却决定不动它了。还是那不好的习惯指使我这样决定的；过去的事，我实在不愿再提它——其实应该是我没有能力再把它作得更好些，假如“聊以解嘲”地来说，就是我想保存它最初的面目。所有的错误，留在将来的习作中去补偿。

两年来湖海飘零的生活，虽是痛苦的，却是可爱的。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他们随时在告诉我，爱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多么值得纪念的两年啊！我将永远把它记在心里，《正气歌》是这两两年里的产物，看到它，使我记起这无量的爱，这无尽的友谊，因之生出无穷的希望。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浪费笔墨，写这段短文的意思。

一九四一年正月，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我写了这几行字，让我把这本小书，敬献给一切爱我的朋友。

一九四一年一月江安

记《风雪夜归人》

我为什么著作？

主要的是因为我憎恶浪费与无用的暴力，这两种坏脾气都是由于愚昧生来的，我试来著书给一般男女和小孩子读，好让他或她懂得一些关于他们生长在世界上的历史、地理与美术的背景……

——房龙

我的文艺的启蒙老师曾经告诉我说：每一部文艺作品就是那作者的性格的表现；也就是说，每一部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都是作者自己。我们欣赏了，了解了一部文艺作品，也就是认识了那作者，并且接触了那作者。

因之文艺作品本身只是一个媒介，藉了它，我们可以跃过了时代同地域的藩篱，结识许多新的朋友；伟大的，不朽的文学家，以至于音乐家，美术家；千年瞬息，天涯咫尺，都可以同我们共处一室，共同体味人生的苦乐，共同地颤动着彼此的心弦。

我想没有一件事再比别人说过的道理而在自己身上得到证实更值得惊喜的了吧？今天，由于一部作品，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那作品就是自己的这部《风雪夜归人》，所以那朋友也不是外人，正是我自己。

说到直到今天才认识自己，才跟自己作起朋友来，似乎是颇

为离奇的事。其实这道理也并不新鲜，就因为我一向过日子都是迷迷糊糊的，二十几年的光阴虽不算短，然而却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定过计划，就是偶尔想到我明天该作什么事，后天该到哪里去，也常常是临时就忘了，或者因为别的事就改了主意。譬如这部剧本，也何尝不是无意中立意，无意中想想，更在毫无计划，毫无预算的无意中，连自己也似乎始料不及地把它完成了。

我羡慕许多人，常会给自己下“考语”。说：“我这个人一向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呢？说真的，我是怎样的人，自己是弄不清楚的，只是有时候，下意识的忽然觉得：我还好；或者，我很好；或者，我很不好……那想来就是我时常在变，不是自己所能把握，所能捉摸的。

向来我不愿重读自己写过了的东西，那总是会给我以无限的后悔与愧作。然而今天我是多么惊奇，重读这部《风雪夜归人》，却破题儿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亲切的感觉；我惊奇于那些人物对我如此熟悉，有我，有你，有他，竟是一些同我熟悉的人们的再现。从这里找到我的朋友，并不致使我太出意外——我写的该原是我熟悉的，或者是我爱好的——意外的却是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我才知道是自己原来就隐藏在这每一角落里。

因为从不计算到将来，所以也就很少回想到过去；但是由于今天的这个“无意为文”的小小的剧本，却引我回味起多少逝去的风光。

首先让我怀念的，是那北国的无边的风雪——

在初级中学读书的时候，曾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晨，醒来拉开窗帘，看见外面大雪纷飞，狂风怒卷，就不觉心中欢喜。想着：好呀！可以到学校跟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把雪团塞到围着炉火的女同学的脖子里去吓她们一大跳；……穿好了衣服，围好围

巾，披上斗篷，戴上绒线帽和手套，就跑到车夫小冯的窗底下。我捶着窗子叫：“小冯！小冯！送我上学去。”

过了半天，我急得在窗外跺脚了，小冯才慢腾腾地走出来。他刚起床，揉着眼睛很不高兴的样子；外面的冷空气一激，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斜了我一眼，说：“还早得很呢。”

我说：“要早去，到学校打雪仗去。”

小冯不再多说，开了街门，把车子拖了出去，我便跳进车子；他又给我围上了车毯，放下了棉帘子，把车拉起就走。

我喊：“小冯！快呀！快呀！快跑呀！”

小冯低低哼了一声，只不过快走了几步。

然而，天呀！我现在看见了什么呢？前面高高插云的牌楼同路旁的枯柳，都变成了风雪里的一片模糊。从正面棉棚子上的小玻璃窗里，看见车夫小冯，弯着腰，低着头，向前攒劲；路滑风大，车子又是逆着风走；大风挟着雪在他全身鞭打。小冯连帽子都没有戴，从颈子到光光的头顶都冻得通红。

“站住！站住！”我叫：“小冯，你站站。”

车子正在下坡，小冯又冲出几步才站住了；费力地回过头来，他的耳朵同鼻子已经变成了紫红紫红的颜色，鼻孔同嘴里冒出来的气同风雪搅在一起，几乎教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了。

我已经取下了自己的帽子同围巾，就从帘子缝里递了出去。

小冯睁圆了眼睛，满脸的惊奇。

“这干吗？少爷？”他问。

“给你……”我再也不能多说一个字。

小冯笑了，我看见在风雪中受苦难的小冯笑了，傻傻的，酸酸的，又是多么善良的笑啊！

小冯伸出他的一只大手，往棉棚里推，说：“不要。我不冷。”

我说：“拿去，拿去，那帽子能松紧，你戴得下的。……”

然而小冯终于不要。他说着“真不冷”硬将“我的”帽子，“我的”围巾——那算是“我的”么——仍旧塞回车子里来。随后，他转面向前，一声不响，迎着风雪，一路佝偻着背脊，拉到学校。

车子一到，我就跳了出来，帽子同围巾还是拿在手里的，我真是难为情，只低着头往学校里跑，虽然小冯在后面喊着：“为什么不戴上……”我怕听他的声音，我也不能回身看他一眼。

虽然看见校园中同学们已经在雪里玩得不亦乐乎，便把这档子事忘记了，便也加入进去玩作一团。然而当天晚上在家里偶尔经过“下人”的窗下时，小冯的声音又送到耳边来，他在对李妈说话，他说：“少爷待我真好。今天早上我拉他上学，他怕我冷，还把他的帽子跟围脖儿给我戴。”静了一会儿，李妈说：“少爷是好，心眼儿好。”

我不敢再听，我年纪还小，还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只觉得心里有点难言之味，就悄悄地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睡了。

现在想想，可耻呵！流血汗的奴隶们从不抱怨自己所受的不公平的苦难。只消一丝一毫的不值钱的“慈悲”，便使她们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温暖与恩典；而那些“幸福的人们”是连这一点点的“慈悲”也还吝于施舍的。

过了几年，将要在高中毕业，而有一次祖母指着我说：“这个小孩学坏了”的时候，不错，我确是学坏了，我一天到晚在戏园子里混，经常逃课，总是跑到戏园子去；把书包往柜台上一丢，便在楼上包厢里从白天闹到晚上，从这个戏园子闹到另一个戏园子；说是“闹”决不过分，我们（不只我一个）并不正经听戏，而是在后台乱钻，在前台怪声叫好，甚至于打架。

不仅如此，还有更“坏”的事，我还在捧“戏子”——那动机何

在，是一直也想不明白的。现在我却略有所悟，大半是由于戏剧特有的魔力，有如现在也有一班人迷于“话剧”一样——我捧的是一个男孩唱花旦、名叫刘盛莲的，年岁与我相仿佛，所工的专是风骚泼辣的戏。我待他真好，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他谈天，我同他在北海划船，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小玩意儿都送给他，并且把他约到家里来。我骗母亲说：“这是我的同学，我要留他吃饭。”

母亲很高兴，母亲也喜欢这眉清目秀的年青人，母亲就说，“我自己去给你们做几样菜。”

母亲一向是这样的，我同姐姐弟弟们留同学在家里吃饭时，她总自己去做几样菜给我们吃的。

虽然后来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你那个同学我看着面熟……”我没有说话，笑了。母亲又想了想，说：“他是那个唱九花娘的花旦吧？前天晚上不是我们才看的戏？我知道你是骗我。”可是母亲也并没有生气，母亲也喜欢盛莲呢。

有一次，白天的戏散了场，我到后台去约了盛莲一同出来，走过戏园子那条长甬道，将要到大街上时，后面忽然跑过来一群“野孩子”（那时候我们管街上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都叫野孩子的）围住我们乱嚷：

“刘盛莲骚娘儿们……”

“刘盛莲不要脸，不要脸的……”

“……”

我气得站住了脚，意识上我是以盛莲的保护人自居的；那群孩子就一边嚷一边跑开了。赶走了那群“野孩子”，看盛莲时已经走出去老远。我追了过去，多少还带点英雄似的骄傲，我说：“这群混账东西……”盛莲没有响，只低着头走路，我从旁边偷看他，

看见他眼泪流了满脸……

我就说：“盛莲别难过……”我就说：“盛莲，不理他们……”此外我还能说什么呢？盛莲一边走着，一边流着不止的眼泪；我心里才真装满了阴沉，我想陪着盛莲哭罢，哭不出来。我平常除去跌伤，跌痛或是受了冤枉之外，是哭不出来的。

我才真恨自己了，恨自己的无能，没有比看见朋友痛苦而自己毫无办法解除朋友的痛苦再痛苦的了。朋友，朋友，都是说得好听，想得美丽罢了；事到临头，朋友有什么用呢？我满想分担盛莲的痛苦，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呀！

我没有力量打开那比那黄昏还要沉重的忧郁，那天终于不欢而散。

过后我知道了盛莲的身世，盛莲是穷孩子，他得把他每天所得到的微少的“戏份儿”养活他年老的父母同多病的哥哥。尽管他在年青演员中已经名噪一时，红极一时，然而他在科班里还没有出师，是没有多少报酬的。在大红大紫的背后，是世人所看不见的贫苦；在轻颦浅笑的底面，是世人体会不出的辛酸。艺术变成了谋生的工具，这本身就该是个悲剧罢？盛莲的眼泪不是无故而流的。然而在当时，我只是一块顽石耳，我还想不到这些，我也懂不了这多。

之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我进了大学，“福至心灵”，觉得该用功了，便常常埋头在图书馆里，作起“象煞有介事”的好学生来。其间曾接到盛莲的结婚请帖，参加过他的婚礼；我坐在贺客席里，看见盛莲忙于应酬来宾，盛莲本来瘦弱，那天的面色也不大好，贺客中有人议论，似乎是说为了盛莲的爸爸或妈妈生了病，结婚是为了“冲喜”，我记不清楚了。在行礼以前的几分钟，盛莲在人群里看见我，便走过来；我学着那些大人们跟他拱手

说：“恭喜。”红烛的光照着他，喜气中是带着忧郁的。他微笑，笑中也杂着苦味。他只抓着我的手，他说不出话来，我也不知说什么好，赶好新娘子到了，执事们过来把盛莲蜂拥而去，盛莲只说：“你多玩儿会儿再走……”

挤在贺客中间，我看盛莲同新娘子交拜，盛莲是漠然毫无表情的；新娘子也一直低着头，我也没看见她长得什么样儿。到了司仪人高喊：“谢亲友……”新夫妇转身要对来宾叩头时，我就从混乱之间溜了出来。我也许很想多“玩儿会儿”，然而礼堂中的空气对我不舒服，我还是早走了。

从此我不再看见盛莲，偶尔去看他的戏，也没有到后台去找他过。他出了科，名声日上，去过上海，一天天更红起来。一年后我到了汉口，又到南京，再偶尔地得到消息，说是：“盛莲死了。”

我知道这消息已经迟了，盛莲已经死了半年。

盛莲死了，死了，正象长夜的天空堕下的一朵流星；生也茫茫，死不知归于何所。几年来没有人再提起他，就是我也几乎不再想起他；虽然现在我眼前又可以幻出他轻盈流走的影像，耳边仍恍然荡漾他舞台上微微沙哑的声音。虽然他那句“你多玩儿会儿再走”的话也使我永不忘记。

人生的遭际是不可思议的，我又过了将近六年的流浪生活，我到过许多地方，见了许多人物；我知道了许多“人类”的风俗，我冒过险，探过奇，我曾到“火山”口边去窥探其中奥秘，我也试在纠缠不清的“人鼠之间”打过转身。

我不得不窃喜于自己的幸运，由于这战争，由于它给我的这份机缘——我仍旧引用“机缘”二字，虽然似曾有人说我的这部作品近乎“宿命论”，我是不能同意的——从一些事象，从一些朋